

近日去乡下,偶然看到大片的藕塘,有几个挖藕人穿着连体皮裤靴,手里拿着水枪,对着水下藕的根部猛冲。水流冲击之下,泥浪翻滚,一窝窝雪白的藕完整地浮出水面,漂满整个荷塘。挖藕人划着小船将这些藕捞上来,卖给等候在路边的藕贩子。在感叹科学技术神奇的同时,不由想起往日职业挖藕人一人一锹单打独斗的情形。

记忆中,挖莲藕也在这般时节。天气晴朗,阳光璀璨,田野里一片枯黄,只有刚长出的油菜和小麦苗透露出生命的绿色。荷塘里的水早就被抽干了,圆盘似的荷叶也被秋雨打成焦枯的碎片,只有曲折凌乱的枝干还散落在塘面。三两个男人穿着齐腰的连体靴裤从塘边下至塘中,选择枝干密集处开挖。表层的泥土很黑很软,很快被清除到一边,露出藕的根茎。顺着根茎再往下挖,泥土逐渐变硬,挖出来堆放在藕坑边沿,阻挡四周涌过来的烂泥。根茎渐渐变粗,颜色渐渐发白时,藕就到了。这时要仔细观察,非常小心地顺着藕的走势下

## 挖莲藕

朱幸福



秋日牧羊 汤青 摄

锹,免得把藕挖破挖残。一旦破了藕的品相,烂泥会流进藕孔里,不好洗

净,时间放长了还会腐烂。有时一窝藕和其他另一窝藕上下左右、内外

交错,那就得更加小心,一边将藕坑扩大,一边小心翼翼地用手抠泥。有时一窝藕确实很大很长,实在无法保证将一窝藕整体取出,可以从藕结节处折断,将藕一段段取出来。这样的藕虽然外面全是泥巴,但里面没有被泥水污染。一窝藕挖完,再沿着新的一窝藕的踪迹追挖,不断向塘中心和周边扩展。挖藕,一般不会将整塘的藕全部挖完,都会在边角丢下几小片不动,这些留下的藕种来年会发芽生长,并且会继续爬满整个藕塘。

挖藕是个体力活,更是个技术活,一般人干不了。年少时看村里的师傅挖藕,我们也会在塘边上挖,想弄点解馋。师傅从不让我们去深处挖,有时甚至从自己挖好的藕中捡些扔给我们,怕我们把藕挖断、挖残,影响他的收入。

藕在水中洗净,生吃,很脆很甜;回家炒熟、煮汤,味道鲜美;还可以将糯米灌满藕孔,蒸熟,切成片,再浇上糖水,撒上桂花,那可是酒席上上等的食品啊!

## “哎哟”是一种幸福

江锡良

一直都很喜欢小区的烟火味。无论是犬吠的清晨,还是热闹的午后,或是虫鸣渐起的夜晚,我们总能听见孩子的哭闹声,夫妻的嗔怪责骂声,还有叮叮当当、滴滴答答的铃声、笛声。当然,这点点滴滴也最抚凡人心。在并不宽敞的水泥道上,邻里三五成群边聊边走,几个老人携两三个凳子围坐一起话家常、论是非……一切就这么平静地流淌着,如同日起月落,平凡却散发着亘古不变的温暖。

很多时候,应该感谢小区车库里依次落户的老人。是他们,让小区有了村落邻里的味道。门口摆满堆砌的杂物,空余土地上垒起的菜畦秧墩,绿化灌木上晾晒的瓜果蔬菜、衣裤被袄,让单调变得缤纷,生活里便有了踏实与幸福。

老人们自带生活的沧桑与慈祥,虽近暮年,却最有人间烟火味。匆忙上班下班的途中,总会迎接到他们的问候,还有皱纹中绽放的微笑。这一份份微笑也温暖着每一个在小区里进进出出的人。

妻子经常和我谈论这些带给我们温暖与安详的老人。其中有一对老人,我们一经谈起,就会不自觉地透过窗户,去看对面楼下那永远敞开的半扇门,去听那每天从未间断的“哎哟”声。我们总会微笑着去听那声如洪钟的“哎哟”声。

这对老人,一个高高大大,一个身材矮小。高大的总会坐在屋内的高凳上,矮小的则会坐于屋外的矮凳上,隔着

半扇门彼此相对。屋内的闭目养神,屋外的忙着手上活计,这是我们能见的常有的生活模式。有时也能见到他们走在门口的水泥道上,短短的距离,老爷子拄着拐杖,挪动着细碎的脚步,胸口用来擦口水的手帕随风飘扬,一看就是中风留下了行动不便的后遗症。老奶奶精神矍铄,紧随其后。就这样,两人一步步地走着、挪着……缓慢的生活节奏里,也经常听到他们隐约的对话,一个说医生的话要听呀,要多活动呀,一个说我腿上没力气呀,走多了路身上痛。一来二去,就传来老爷子略带夸张的“哎哟”声,原来是老伴嗔怪他不听话,捶打他的身体招致的回应。

这样的嗔怪捶打,不时穿插在这对老人平淡而朴素的生活中,那如洪钟般的“哎哟”声,也分散在每个日子的晨起、午后、日暮、傍晚……它或许成了老两口之间最美好的情感交流。从这一声声“哎哟”中,我们知道了起床时,老爷子倔强地徘徊在起与不起之间;我们知道老爷子该起身挪步了;我们知道他必须要洗脚睡觉了……这带着一声声“哎哟”的生活篇章,自鸣钟一样准时,也带给了我们会心的微笑。我们听出了老人骨子里的那份骄傲和满足,也听出了老人彼此拥有的幸福。

我喜欢小区里的烟火味,更喜欢那如洪钟般的“哎哟”声。因为,人间最美烟火味里,“哎哟”也是一种幸福!

## 梧桐树下的我们

章志

前几天回老家,坐在屋檐下,忽然想起那棵陪我长大却早已不在的梧桐树。

我和母亲坐在一起,母亲说我小时候总喜欢在梧桐树下追着鸡跑,就是为了能逮到小鸡仔,捧在手里左摇摇右晃晃,惹得大人捧腹大笑。那些年,一到夏天,当夜幕降临,大人们便搬来竹床在梧桐树下乘凉聊天,这或许是他们一天最轻松的时刻。门前的田里蛙声一片,夜晚的清风带着田野的泥土气息吹散开来,孩子们便围着梧桐树你追我赶做游戏。等我们玩得筋疲力尽,大人聊天也差不多结束了。

梧桐树下是我们那时最好的游乐场。放学或者周末做完作业之后,堂姐、发小涵涵、堂弟乐乐,我们一起打弹珠、打四角包,玩老鹰捉小鸡、跳房子等游戏,似乎永远没有疲倦的时候。“看,飞机来了!”乐乐说。飞机从我们头顶慢慢飞过,高处的轰鸣声,总能让我们眼里泛光。涵涵说:“长大我也要坐飞机。”我说:“我长大想当飞行员。”堂姐和堂弟说:“我们以后一起去坐大飞机。”阳光打下来,梧桐叶层层相叠,错落有致,像是小鸭子的脚掌一般,很是可爱。我们在梧桐树下,一起开开心心地度过了一年又一年。

三年级时,一个很平凡的下午,我们写完作业和往常一样聚在一起准备玩游戏。涵涵见到我们,第一件事就是让我们坐下来。我们坐在梧桐树下,他迟迟没有说话,我们便问他怎么了,涵涵哽咽着说:“下个星期,我就要去城里上学了,我爸爸妈妈把那边的事情都安排好了,我再也不能和你们一起玩了……”那一天他哭得很伤心,我们都流下了难舍的泪水,我们几个人在梧桐树旁哭了又哭,过了一会儿,涵涵又说:“如果我在城里不开心了,我就会靠在梧桐树上想念你们。”

后来,只有寒假的时候,我们几个小

伙伴才能够聚在一起,在梧桐树下开心地玩耍。我们渐渐长大,不像小时候那般天真,无忧无虑。我们开始在梧桐树下谈论功课,分享我们在学习当中的一些进步。大家你一句我一句,逐渐懂事起来。

初二那年家里盖房子,梧桐树也被砍掉了,我问爸爸为什么不能留下来,爸爸说:“树太大了,没有办法将它移栽。”砍树那天,天灰蒙蒙的,我看着几十米高的梧桐树,就那么脆弱地任由师傅们刀砍斧劈着。我站在伯伯家的楼上,手足无措,梧桐树被放倒的瞬间,“嘎”一声叫唤,“砰”地倒在了地上,我的眼泪止不住淌满脸庞。我们童年的“好朋友”就这样离开了我们。紧接着,梧桐树被师傅们一节一节锯掉,那一刻我的心里更是痛上加痛,我明白,往事已彻底远去,再不会回来了。

梧桐树的模样,深深长在我们心里,它宽阔的臂膀,托起了我们整个童年,当我们受委屈的时候,它为我们避风挡雨,默默无言。时过境迁,我们只能在照片里看到那棵伴随着我们一起走过一个又一个春秋的梧桐树。

如今堂姐也有了孩子,而我也成家了,往后的日子,那棵陪着我们长大的梧桐树,会不会是讲给孩子听的故事呢?感恩时光,让我们收获了很多美好往事;在岁月的酝酿下,我们愈加感受到了记忆里的那份甘甜和韵味。

